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天妃娘媽傳 第五回 玄真女別親下凡

北天妙極星君自女玄真求佛之後，朝夕思憶。一日，夫婦並坐於堂，夫人問星君曰：「頃者彼妖為孽，吾女誓欲除之，虔誠拜佛，敦篤傳真。心匪石而不可轉，氣浩然而不可當。去將數月，音無半紙，令人心如懸旌，意似騁馬。」星君曰：「願發於人，順從於天。吾兒素心定靜，此行必得無量之旨，諸天只在前頭，吾兒歸於悟後，何疑何慮之有。」議論未幾，忽見真乘一馬，隨行一侍女，欣欣然得意而歸。守門者傳報星君，星君正欲命眾出迎，真已到堂前，拜伏言曰：「兒別親從師，雖非無事遠遊，第魚雁之傳，不為不疏，晨昏之事，不為不曠，論罪則有，望恕惟親。」星君與夫人起而扶之曰：「吾兒心存濟世，志切仁民。惡妖孽如鷹鷂之逐鳥雀，樂聖教如赤子之慕慈親。仁人便是孝子，服勞奉養，未足為孝也。」真由是起而再拜，禮畢，侍立親旁。星君問以去後之事何如，真語以王母孕育之元，觀音傳授之法，一一言之。星君曰：「如兒所言，父母有再生之恩，慈悲宜終身之事。見物如見佛，可列香案，將盒祀之於上，以盡事師之禮。」當時燈燭輝煌，香花馥鬱；拜已畢矣，禮斯成矣。有西江月為證：

朝佛去自西天，傳法來於南海。修為只在此心專，何謂無量畔岸。

匹馬周流四海，一盒藏盡乾坤。從斯苦海有慈航，世獲安寧景象。

玄真自南海一歸，數日之內，只在清虛堂坐一蒲團。一日，晨起梳妝，整理衣裳已畢，堂前請出夫人，跪稟曰：「父母壽考維祺，介爾景福，兒女之樂，莫斯為大。第人生既非鹿聚，處世必不匏拘。天下有道，固不與易，載胥及溺，亦當亟援。兒向之發憤者為妖，忘食者為妖，違親遠遊者亦為妖。今妖未除，民遭塗炭，乃坐視其困而不一救，不其前後為兩載人乎？好救世而亟失時，可為智乎？兒欲暫離膝下，周流中界，遇害則除，逢福則造。願以所學者見之施行，此生平之宿願，亦天下第一等之樹立。願吾母恕不孝之罪而許之，兒願畢矣。」夫人曰：「吾兒所欲遂之志，吾已知之，所欲行之事，吾亦願之。第陰陽不一其路，神凡大異其氣，汝既為陰也神，安得復為陽也人？既一受凡也氣，又安得復行神也事？勢不雙能，事難胥濟。況吾惜汝如珠，待汝於杖，親在天宮，兒游凡界，隔則為星淵之隔，別則為永世之別。無事思之而不可見，有故召之而不得來。母很無了，子情何如？」真再拜言曰：「是子之事父母也，晨昏不離，孝也；東西南北，唯命是從，亦不失為孝也。母有不忍離子之心，子豈有違母之意？但兒素諒吾母愛民之心，甚於愛子，故兒欲事親以志，而不欲事親以跡也。」夫人曰：「吾試思之。」真曰：「天下事一決無二，決三則思意起而反惑矣。」夫人曰：「吾不忍離汝，即汝父不忍離汝有甚於吾也。吾且告之，得其意之可否，以決從違。汝且歸清虛堂去。」真仍囑母曰：「望母善為辭焉，倘父有不欲與去之意，母力解之。」母曰：「吾已知之。」真由是辭母入清虛堂，自詠一首云：

母心之愛，於忍舍也。

我心之堅，無可轉也。

鞠育劬勞，非敢忘也。

輔世庇民，乃所願也。

夫人別玄真歸後堂，悶坐沉思。欲不告恐拂女之願，欲告又不知星君之意何如。告之而從，則不能安女身；告之不從，又不能安女心。躊躇未決。適有一侍女從旁言曰：「夫人，夫人，何見不定，濟世利物，萬古揚名，父母之願，天地之心。」夫人曰：「言之是也。」適星君出講道而回，夫人迎之於堂。茶札畢，夫人言曰：「頃君出論道，亦有何所得而歸？」

「道教多門，諸友所論。或宗虛無，或宗恬淡，或主寂寞，或主無為。獨有普濟星君所論濟世之道，謂道若皆以虛無、恬淡、寂寞、無為為上，則天維何以張，地紀何以理？亦何所稱為斡天旋地？大都出世濟世，濟世出世，此其道也。此論甚當吾心，甚合吾意。」夫人曰：「星君此心，何不見諸事？」星君曰：「吾居鎮守之職，與敷布者不同也。」夫人曰：「利不必皆自己出，以及人為恩。今君坐鎮一方，故不能越樽俎而代庖。今有女玄真，心得真傳，志存普濟，何不遣之遍遊中界，則彼之造福於民，是即君之造福也。民受彼之福，是即受君之福也。」星君曰：「吾女也，其舍諸？」夫人曰：「濟民，公心也，愛女，私見也。不可以私而害公。且女意已決，君無阻之。」

夫人即召玄真出堂。玄真拜言曰：「兒自叩佛以來，係四海安危於一身，視生民禍福在一己。恐遲一日則民多一日之憂，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賜。願父母有命，兒當謹從。」星君曰：「吾才與母已熟議之，但不忍舍汝矣。苟汝志既決，當順所為。吾聞天氣生於東南，而成於西北，觀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有林長者，其家多行陰德事，安人蔡氏懷孕彌期，爾可往投其身，以應東南之生氣，其成功則在西北矣。」

真再拜再謝，胸藏一盒，騎其鐵馬，向興化投胎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誕產自玄天，庇民意已堅。

精英弘毓孕，法力廣無邊。

不羨逍遙樂，何嫌塵世煙。

親幃從一別，徹跡遍垓埏。